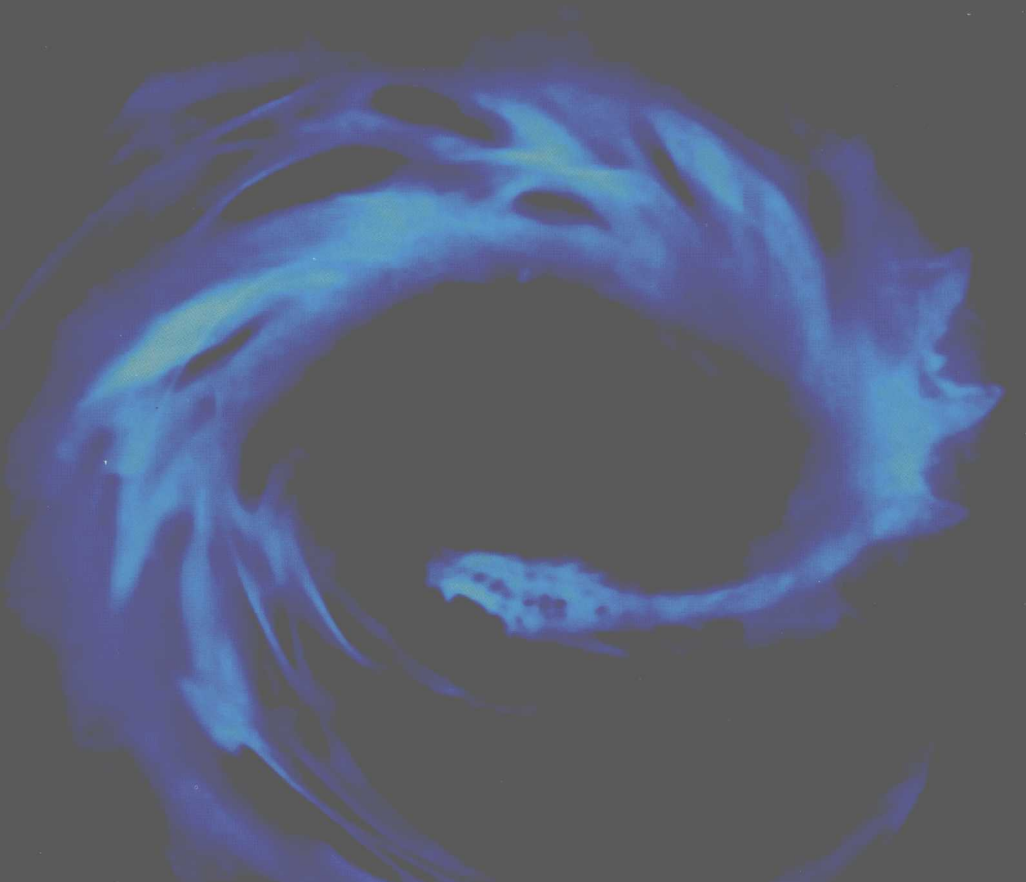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画地为牢，与人为牢，有牢之囚，无牢之囚

无牢之囚

沐目◎著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当代长篇小说

画地为牢·与人为牢·有牢之囚·无牢之囚

无牢之囚

沐目著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四朝元老	1
二、麻将桌上的夫人们	20
三、县大爷的儿女们	42
四、吴达标“改革”记	77
五、一个典型的“陨落”	145
六、金书记的生日	181
七、姜新辉进了检察院	259
八、夜静人不静	320
九、文人有行亦无行	398
十、保密箱里的秘密	451
十一、旅月生的“民为本”和“农民意识”	500
十二、刁思慎的官历记	528

六、金书记的生日

1

刚吃过早饭，金贤就向康侃打来了电话，非常客气地邀请康侃去天水山庄吃晚饭。说是私人宴会，来的都是好朋友，请康侃务必出席。既像客气，又婉转施压，不容康侃推辞，说：“我已向那些朋友说了，我的最要好的朋友——也是我的师傅，河县有名的文人、墨客、作家康侃，也会出席我的晚宴。他们听后非常高兴，这些后生们都想睹睹你这隐居社会的大才子，社会名流，见识见识你的文采与学问。他们都说，文人不到，宴会乏味，墨客到场，兴致徒长，名人入席，气氛大添。有的人说，康大文人有点傲气，瞧不起官场上人，刁书记几次派人请他都请不动，还亲自上门游说他当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，他都避而不见。我说，这就是我师傅——康侃。我今天设的是私宴，不是慷公家之慨，他一定会来。康侃与我是交谊很深的好朋友，我之所以能当上副县长、副书记，是康侃为我笔下生的花。没有康侃的笔下生花，我可能还是村上书记，或乡上一般干部呢。他们听说我与你有那么深远，那么好的交情，也不与我打赌了，都说我的面子比刁书记大，你一定会出席。”

不容康侃回话，似是哀求地继续说，“老朋友，你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也要来，并且还要早点来。你可知道，我是

要借你的大名撑门面的，别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啰……晚上五点，我在门口迎接你。好啦。”

也不回答康侃什么私宴，哪些朋友，金贤只说：“你来了就知道了。”就把电话放下了。

康侃与金贤的交往的确很远，交情也曾经很深厚。

金贤是七十年代支援“三线”建设，修铁路时入党的，回家后当过几年大队支部书记。履历表上是二十九岁的时候正式转为国家干部，实际年龄当时已是三十开外了。

金贤当大队书记时，康侃任县供销社办公室主任。那年“小秋收”，金贤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上山“小秋收”，提出“收入归己”。社员积极性很高，他们的“小秋收”队伍跨出了村界和乡界，甚至跨出了县界，户平均收入好几百元。

那时的几百元可是现在的好几千元啊。

康侃发现这一典型后，立即前去采访，对他们的经验进行了总结，概括为“四个打破”“四个划清”。即打破地域界限，打破公私界限，打破资本主义精神枷锁，打破集体统一分配制度。划清放假“小秋收”，动员全体社员上山与搞资本主义的界限；划清落实“小秋收”政策，收入归己与损公肥私的界限；划清多劳多得，打破地域“小秋收”与侵占他人利益的界限；划清鼓励私人上山“小秋收”与动摇社会主义阵地的界限。标题为“千人上山，百宝下山”，刊登在河县供销社简报上。

七十年代，提出这样的“四个打破”、“四个划清”、“收入归己”，是犯了“禁忌”，冒了风险的。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。当时的县供销社主任郑风楼认为这个简报写得好，要搞好“小秋收”，就必须收入归己，才能动员千军万马上山，才能保证自然资源不浪费。并说“千人上山，百宝下山”，这个标题标得非常好。对文章作了肯定，还向当时任县长的程可

作了汇报，向边州地区供销社、省供销社作了汇报，得到了上级的肯定。文章被《边州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转载，报社还加了“编者按”，标题改为“万人上山，百宝下山。”

不久，县里召开公社书记参加的“小秋收”再动员大会，又是康侃“捉笔”，特邀请金贤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。

金贤由此出了名。后来，有人说金贤是河县思想解放最早的人。“四人帮”垮台不久，金贤就被提拔为公社武装部长，并参加了公社党委。康侃调县委办公室时，金贤任公社副书记了。

金贤对康侃的确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他不仅认为康侃的文章写得好，是个作家。还认为康侃思想解放，反应灵敏，高瞻远瞩，认识问题深刻，有先见之明。金贤见到康侃，总是称师傅。每次到县里开会，都要打电话告诉康侃，或带点什么新鲜土产拜访康侃。探询县里又有什么重大活动，请问康侃有什么高超见解。后来，金贤任乡长书记的时候，乡上每次开大会，他的报告总要先送给康侃审阅，请康侃提意见和修改，加点新精神——他称之为“高招”。对康侃主编的《河县内参》非常赞赏，要求多登点他们乡上的文章。

由于康侃的指点与提示，金贤所在乡的工作和重大政治、经济活动，都比其他乡先进一步，能与县里部署同轨，甚至先做个样板来，总结出经验来，给全县以示范。

由于工作超前出色，金贤在县领导中的印象很好，转干虽迟，进步却很快。他常向康侃说，他的进步与提拔有师傅——康侃的功劳。

后来，金贤又当上了副县长，县委副书记，经历了三任县长和书记，他以“为人朴实”、“办事踏实”、“农民出身”的特点，博得个个领导的欢喜。

金贤调任县领导，康侃与其直接相处一段时间后，觉得金贤人品不正，为人虚伪，投机取巧，拍马钻营。金贤与人结交，不是出于情谊，而是出于利益和对人的利用，很有点像刁思慎的政客作风。

金贤官当大了，见的世面也多了，官场经验丰富了。觉得秀才捉笔，担当不了大任。绣花只能为官袍作装扮。康侃你那么好的文才，也只是个官们的吹鼓手，最终还抵不上我这个没文化的农民，还得为我捉笔。才，有什么用？人抬人，才是无价之宝。

金贤当了县领导，配备了专职秘书、小车和司机，还有分管“线”上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——专为他“捉笔”，帮他写“剧本”，他唱戏。对康侃再也不是敬而佩服之，而是摆官架子了。

康侃下海了，与金贤的关系自然——也是有意的疏远了。

但是，康侃是个聪明人，他懂得市场经济以利益为目标，关系、信息和权力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上要部件。他对金贤，也包括对刁思慎，不亢不卑，疏而不漏，远而不离，避而不躲。甚至还能做到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，有晤必见。可是，他有个原则，叫做跳出官场外，见私不见公。

康侃是河县的社会名流，他仗义疏财，讲朋友义气。他当过官，又有经济头脑，也是河县的人们估不透的“大老板”。许多人举荐他参加县政协，刁思慎也的确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去游说过，但被康侃拒绝了。但是，康侃也没得罪刁思慎。他说他是生意人，超脱一点好，我与你刁书记交朋友，是老百姓的淡水相交，没有官场上的衣带关系，人们还会说你刁书记礼贤下士。说得刁思慎眉开眼笑，称他是一个真正的“布衣”。

其实，康侃是从商人角度出发，欢迎四面来风，不得罪

政界。金贤打电话请康侃参加晚上的宴会，康侃本想在时间上兜点圈子，但金贤开门见山说是私人宴会，不是慷公家之慨，来的都是好朋友，康侃不好拒绝了。

康侃琢磨，金贤今天一定又有什么“喜事”。

康侃蹙起眉头想了想，心里说，县委常委最近调整了分工，金贤分管组织部、编委，主管干部工作，为常务副书记，人们都说他提升了。

康侃知道，为分工调整，金贤不会请客的。如果为这事请了客，风声大，刁思慎是会有意见的。

刁思慎最忌别人与他争凳子坐，连坐车，刁思慎都要独坐前排。别人说，那不是首长位置，刁思慎说既然我是一号首长，我就要坐一位，总不能把屁股数成一把。

古人说，歃血为盟。刁思慎是深谙这个道理的。一个人要干大事，没有自己圈子的人是不行的，任免干部的大权是绝不能旁落的。提拔干部就是为自己的权力加固长城。

金贤分管或者叫主管干部工作，绝没有任免干部决定权。

特别是科局级领导干部的任命，刁思慎是必须一个一个顾问，一个一个画圈，一个一个谈话。每个被任命的干部必须向他表明态度，保证与县委——与他刁书记保持一致，服从领导，服从安排。

刁思慎原任副县长、县长的时候，与县长、县委书记搞不好关系，主要原因就是为争夺任免干部的权利。

刁思慎觉得自己分管的那块，干部的任免必须我说了算。刁思慎现在当县委书记了，更懂得“党管干部”的重要性，这个权利，是不能容忍任何人争分羹汁的。

金贤也是一个聪明人，虽然不学无术，但诡诈术，权幻术，还是懂得的。他能当上县委常务副书记，分管干部工作，主要就是能向刁思慎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，得到刁思慎的信任

与欢喜。

刁思慎认为金贤农民出身，又没文化，一个“土包子”干部起不了大浪，认定他可以做自己圈子内的人。

刁思慎还认为，这些喜欢吹吹拍拍，唯唯诺诺，不学无术者，图的就是他刁思慎这个保护伞能遮荫他们的权利与地位，他们不敢损害他的利益，动摇他的权力基础。

金贤虽然在外宣扬自己当了县委常委副书记。但每每讲话都是言必称刁书记怎么说，我主管干部工作是刁书记对我信任。给人以模糊概念——他的意见在刁书记面前举足轻重，有影响力，也有决定力。

金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金贤还有什么可喜之事呢？

“金贤设私宴，只为权和利，两者如不是，那是为名气。”这是在河县上层社会流传已久的顺口溜了。

前年金贤的老母八十岁，在乡里做了寿，润月又在城里做寿。去年儿子结婚，在城里做了酒，回到乡里又请客，说是答谢宴会，招来那些没送贺礼的乡村干部又补送贺礼。这两次“喜事”，金贤敛了不少财。如果是为名，金贤是县委副书记了，还是边州市“十佳廉政领导干部”，已经出了名。

那么，金贤又为什么呢？

金贤是不会无利在这样高档的宾馆设私宴请客的。

如果为了套近乎，拉关系，金贤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县委常委副书记了，人家也会上门巴结他的。金贤还可以以常务副书记的身份，代表县委、代表刁书记“礼贤下士”，为别人光耀门庭，使其受宠若惊。

到底是什么喜事呢？

康侃突然想起来了。

金贤不是说过他快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了，年纪不饶人

吗——金贤要做五十大寿。

康侃记得，金贤的老母做寿时说过，贤儿五十岁，我要他做个寿，他不做，说老母在高堂，儿孙怎敢做寿称庆？要为我做八十大寿。我老了，快进棺材的人了，还做什么寿？搞什么庆贺？只要我死了的时候，热闹一点就可以了，这样，到阎王那里也风光一些。可他就是不听，坚持要与我做寿。她抚摸着跪在面前向她拜寿的金贤的头说：“贤儿真是有孝心。”

年过半百，虽不是花甲，也是人生一大喜事。金贤五十不做寿，要为老母做寿，在地方获得孝顺儿子的好名声。

难道金贤真的要补五十岁寿酒？

可是，金贤这样连年做寿、做喜酒，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何况他还被评为边州市“十佳廉政领导干部”呢——康侃又有些费解。

康侃想起一首古人嘲讽“廉政县官”盘剥地方的对联：

天高三尺 地阔千顷

金贤在一般干部和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廉洁的领导干部。但是，金贤攒钱是很有办法的，也攒出经验来了，人们还称他“直道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吃小亏，占大便宜，这是古人的金训。小节不俭众人恶，千万不能为蝇头小利而坏了自己的名声，名声是第一大事。”

金贤的母亲八十大寿，地方百姓送的人情礼，他以复礼的形式都退还了。说为老母做寿，是图个热闹，图老人欢喜。如果要老百姓送礼，我这当县长、书记的怎么能称为是为人民办事的父母官呢？怎么对得起曾受过苦难的母亲呢？后来还写进了他的廉政汇报材料：“除少数退不了礼的亲戚和朋友，

待他们日后有什么事，我再辗转还给他们外，老百姓和干部的礼我都退了。”既体现了他重仁义，又体现了他廉洁，还体现了社会人情实际和他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。那些被他退了礼的普通老百姓和干部说他廉洁，那些被受了礼的大款户称他仁义，重感情。真是既当了婊子，又立了牌坊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是得民心的。对一些来请他办私事的小干部或老百姓，做到“有求必应”，在他们的报告上向有关部门签字：“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，请帮助解决”。有的还写上：“这些人没有社会背景。”似是挑担子，体察民情，为民办事的好官。事实上，既卖了人情，又把皮球踢给了别人。

金贤是注意自己的名声的。也是讲利的，他的方法是迂回。

康侃算了一下金贤参加工作的时间，问贺英：“今天是不是金贤的生日？”

贺英回想说：“金贤转干时，我记得履历表上填的是二十九岁，算起来，今年正是五十岁。”她又拿出县领导干部花名册核查了一下，说：“按农历，已经过了，按公历，还没到时间。”

康侃按金贤的母亲前年生日时说贤儿五十岁生日不做寿的时间推算，说：“再提前查一下。”

贺英又翻开万年历，说：“再提前四年，按履历表填的农历生日推算，今天公历日，正是金贤的生日。”

康侃说：“那么金贤今天该是五十四岁了。”

贺英有所感悟地说：“今天是金贤的生日。刚才办公室的小李来电话说，昨天下午常委们在西湖宾馆开会，吃晚饭时，许多人都喝醉了，晚上还在那里看录像，唱歌，跳舞，还安排了小姐作陪，出尽了洋相。很热闹，说是金书记生日请客。还说我们李局长——金书记的亲戚，今天午饭要代金书记陪

客，要小李买解酒丸哩。小李笑李局长说：喝酒搞假非君子。李局长说：如今不搞假，当官的不喜欢，自己会吃亏；假假真真，人们搞不清，哄了上级，唬了君子，自己有面子。还说，酒肉朋友，不会喝酒就没有朋友。当官的请陪酒，那一定都是有头面的人物哪，那就必须卖力气啦。”

“那今天非去不可了？”康侃说。

贺英说：“皇帝也不得罪地头蛇。何况金贤曾是你的朋友，现在又是县委常委副书记呢。你不巴结他，他倒来请你，说明他不是把你作普通老百姓看待的。”

康侃说：“他无非是为敛财。”

贺英说：“我看对你不全是这样。在人们眼里，你是一个淡泊名利的文人兼商人。他也知道，请你去，你也不会打一个大红包给他。正如他说的，主要是为了装面子。”

康侃笑着说：“我又不是红绿色素，专为点菜上色。”

贺英也笑着说：“正因为如此，刁书记请你不动，他可以把你请动，说明他的面子比刁书记还大哪。”

“那我更不能去。”康侃说。

贺英说：“不去也不会损害金贤的面子，只会增加金贤对你的忌恨，小心他报复你。”

康侃说：“我有什么事可让他报复的？”

贺英说：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姜主任的事吗？”

康侃说：“你是说供销社的姜新辉吗？”

贺英说：“是的。”

康侃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贺英说：“你真的不知道呀？”

康侃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事？”

贺英说：“你这个人啦，自从下海后，关心的只是你的生意，至于其他的人间交恶，人心惟危，你总是冷若冰霜，漠

然置之。”

康侃说：“那还不至于吧。”

贺英莞尔一笑，说：“你的良心虽未泯灭，但处这些事却恍若耄耋之年的老人，目晕耳聋。”

康侃有些着急，说：“你别扣帽子了，我虽木心石腹，但还不至于冷酷无情，对朋友，特别是对好朋友，对孤苦无援的老百姓，我是绝对忠诚的。”

贺英咧嘴笑了，说：“看来你还是人心未泯，利不薰心。我错怪你了。我告诉你吧。”

贺英放下万年历，说：“姜主任有个女儿，长得非常漂亮，二十岁大学毕业，现在银行工作。”

康侃说：“你是说的亮靓？”

贺英说：“是的。她现在是人民银行的财会科长了。”

康侃说：“进步真快。”

贺英说：“人家已当财会科长三年了，去年底，还有人提名她任行长助理哩。”

康侃说：“这关碍金贤和姜新辉什么事？”

贺英说：“金贤有个儿子叫金辉，那时在税务局，金贤托人说媒，要姜主任把亮靓给他做儿媳妇。姜主任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诚实人，说：‘婚姻大事，得问亮靓自己。’姜主任和亮靓商量，亮靓说，金县长的儿子我认识，与我们信贷科的一个信贷员玩得很好，经常来我们财会科玩。个子不高，但长相不差。喜欢赌钱打牌，受过多次批评警告。但就是不改。碍于金县长的面子，没有开除他。现在还是一个以职代干的职工。”

康侃说：“就是那个做汽车、摩托车走私生意，被威市公安局抓获，关进了监狱，后来金贤出面调停，才被放了出来，现在已调到粮食局的那个吧？”

贺英说：“就是他。金辉调到了粮食局，但那个信贷员却倾家荡产，被银行开除了。金辉到粮食局后，只领工资不上班。利用金贤的关系和权力，首先开饭店，搞渣土运输，后来包工程，做房地产生意。听说最近金贤又出面，强要商业学校让一块地盘给儿子，有个副校长不肯，王忠焕就把他调走了。”

康侃说：“我听公安局的覃科长说，金辉还嫖过娼，也是金贤打电话给公安局长，才被从嫖娼的花名册上把名字涂掉了的。这样的女婿，姜新辉当然不会要啦。”

贺英说：“金贤托人说媒的时候，金辉还没被关呢。亮靓不同意。后来，介绍人又问姜主任，姜主任只好推托。说亮靓想考研究生，趁现在还年轻，不找对象，只搞学习，结了婚，生了小孩，就没时间了。金贤听说了，借到供销社检查工作为名，直接找姜主任，说，我们难道还门不当，户不对？我这个当县长的还攀你供销社主任不上吗？你既能当供销部门几千人的家，难道一个女儿的主也作不了吗？弄得姜主任很尴尬。不久，姜主任就被调财办任副主任——赋闲起来了。

“当然，调姜主任到财办，金贤还不可能有决定权，决定权是刁书记——这里面也有一个奥妙。刁书记认为姜主任是北山人，曾是旅县长时的才俊，凡是旅县长时的人，特别是旅县长信任的北山人，他一个也不用。姜主任虽然在供销社做出了贡献，改革也搞得好，但刁书记要用自己的人，你姜主任再能，没有了舞台，看你怎么能？到财办赋闲吧。这是主要的。但是不能排除金贤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“县委组织部想调一个干部任办公室主任，有人推荐在法院任审判员的姜新辉的大女婿，组织部考察后，准备拟调。金贤听到这一消息后，立即向刁书记反映，说这个拟调干部是姜新辉的女婿，也是北山人，听说与解玉林的关系很好。

刁书记立即喊来组织部长，说政法部门是加强单位，组织部调干部应当到乡镇基层调。金贤的一句话就改变了姜新辉女婿的命运。最近，金贤却把刚生小孩还在休假没上班的儿媳妇，从百货公司调到组织部。”

康侃说：“就是去年才结婚的金辉的爱人吧？”

贺英说：“是的，还是个合同工呢。据组织部人说，组织部已经考试考察面试了四个女干部，都是大学文化，确定调其中一个。组织部长向新分管组织部的金贤汇报，金贤说，我的儿媳妇也可以呀。结果，没经过任何考察考试就直接调到了组织部，现在正办转干手续。而原组织部确定的人选却落滩了。”

康侃说：“姜新辉女婿调动的事我不知道，金贤的儿媳妇调组织部我也不知道。但姜新辉调动的事我知道，金贤是说了不少坏话的。说姜新辉骄傲，功臣自居，无请示，无汇报，我行我素，看不起领导，也看不起刁书记。还说姜新辉是旅县长的人，曾准备任副县长、县长助理，难驯服，只会乱事。姜新辉调财办后，金贤还向新分管财贸工作的关副县长嘱咐，此人不要用，让他闲一闲。还说群众反映姜新辉有经济问题。刁思慎确实对姜新辉印象不好。有次，姜新辉向刁思慎汇报工作时，汇报了供销系统改革情况，刁思慎立刻插话说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全县人民都知道，成功还要用实践来检验。当姜新辉汇报了供销系统干部职工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，还没汇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的时候，刁思慎就站了起来，很不耐烦地批评姜新辉，说，有这么多问题，还要你这个主任干什么？有客人来到刁思慎的办公室，刁思慎就把姜新辉冷在了一边，还说，以后不要报忧不报喜。过年的时候，姜新辉又没去给刁思慎送礼拜年，刁思慎又在常委团拜会上说，这么多局长，只有姜新辉最骄傲。金贤还插话

说，这个人不懂味，要泼点冷水。正月初八，公务员年终考核报告大会，戚县长宣布优秀领导干部名单时，还表扬了姜新辉。可是，刁思慎作报告时却不点名地批评了姜新辉，说有个主任做点事就称功道劳，搞不好团结，把问题上交，这样的人能当领导吗？元月底常委讨论调整干部时，根本没有准备动姜新辉，考察组的同志还说姜新辉过得硬，供销社目前非他领导莫属。但是，只过了三个月，第二次调整领导干部时，姜新辉就被调财办了。”

贺英说：“是呀。看来，你对姜新辉的事还是蛮关心。”

康侃说：“姜新辉是我的好朋友呀！”

贺英说：“我是说，民不与官斗，富也不与官斗，当官的人得罪不得。过去有株连九族，七十年代有‘查三代’，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有‘秋后算账论’。古往今来，以我为圈子，安插亲信，搞报复，是官场上的普遍现象。增广说，‘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’许多正人君子只会做前一点，不会做后一点。所以说，老实人常吃亏，官无输理，‘大人’的话总是正确的。刁思慎也曾说，‘我的话就是编制，我的话就是计划，我的话就是政策。’他可以不顾法，动用公安去抓说他‘坏话’的人。金贤也是工于心计的人。你又不是迂夫子，少个冤家多条路，做生意的人是讲究现实的。”

康侃觉得贺英说得对，人太正统了，也就迁了。

2

天水山庄，是“外商”投资建设的——实际是威市化工公司投的资。该公司原属国有企业，现叫化学有限集团公司。据说，该公司有外商股份，属中外合资企业，河县则把天水山庄完全“外”化，作为一引进外资项目上报。

天水山庄坐落在河县城北，离城七公里的道霁山上。

道霁山，又称天池山。据传曾有一银须飘飘精神矍铄的道霁和尚云游至此，看山奇挺拔嵯峨，游兴勃发。游至山巅，只见莽莽草原，丛丛杜鹃花开，绿地红花，掩映成趣，雨后银珠，灿灿闪光；俯视山野，绿浪滚滚，白练飘飘；对面龙湫山上，溢光流彩，直泻天池；面南而立，顺山麓观看，层层梯田，像是台阶，拾级而上，又像是向天池山祀奉的俎豆盈盘；绿树村庄，点缀其间，山塘明珠，光华激滟，旖旎风光，物阜人秀；河县城廓，盘亘其中，楼阁亭立，人袂熙攘，猎猎之声，遥遥犹闻——道霁山是河县城的天然屏障，右伸为西湖山，左延为青龙山，将河县城环抱其中，真有哈哈佛的大肚拥脐之势。

道霁攀上龙湫山峰，那里别有一块天地。山峭路险，藤蔓滋生，怪石矗立，绿树掩映，山峦起伏，草木葱茏，云蒸霞蔚，峰峰奇秀，迴环叠嶂，向东迤迤。南北两山交臂环抱，形成一个像大池塘样的天然巨潭——古叫天池，青山倒映，碧波荡漾，龙藏龟卧，深不见底。

道霁绕天池一转，又见池内热气蒸腾，周围似有鱼在游动，虾在嬉戏。抬头见天，阳光穿雾而下，似根根彩绳，珠连玉缕，五光十色，纷呈多变。

道霁察看天池，只听匍匐声，却没溢水处。道霁感到奇怪，天池的水从哪流出了呢？

道霁坐到一巨石上，觉得石在震动作响。道霁悟出了——原来水从这些石隙中流出或渗透出去了，随即用手指在巨石上镂了三个字：

水 鼓 石

他站了起来，说：山绿水幽，清冽神秀，似雨霁初晴，云裳霓开，真乃“得山水之清气，极天地之大观”。后人把这